

匿名性与大学生网络欺凌行为：网络欺凌态度和移情的中介效应

胡雯馨¹, 陈功香^{1,2}

¹山东中医药大学健康学院, 山东 济南

²济南大学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 山东 济南

Email: 1045039968@qq.com, sep_chengx@ujn.edu.cn

收稿日期: 2021年3月13日; 录用日期: 2021年4月2日; 发布日期: 2021年4月13日

摘要

目的: 探索匿名性对大学生网络欺凌行为的影响, 以及网络欺凌态度、认知移情和情感移情对此二者关系的中介作用。方法: 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 随机抽取1006名大学生为被试, 使用网络态度欺凌问卷、网络匿名性测量量表、基本移情量表和受网络欺凌行为问卷进行调查。结果: ① 网络欺凌行为与受网络欺凌行为、网络欺凌态度、匿名性均显著正相关, 与认知移情和情感移情显著负相关; ② 网络欺凌态度、匿名性对网络欺凌行为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认知移情对网络欺凌行为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 ③ 网络欺凌态度、认知移情和情感移情在匿名性和网络欺凌行为中起中介作用。结论: 匿名性直接影响网络欺凌行为, 也能通过网络欺凌态度和移情影响网络欺凌行为。

关键词

网络欺凌行为, 网络欺凌态度, 匿名性, 移情

The Effect of Anonymity on Cyberbullying Perpetration: The Mediating Role of Cyberbullying Attitudes and Empathy

Wenxin Hu¹, Gongxiang Chen^{1,2}

¹School of Health,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nan Shandong

²School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Jinan, Jinan Shandong

Email: 1045039968@qq.com, sep_chengx@ujn.edu.cn

Received: Mar. 13th, 2021; accepted: Apr. 2nd, 2021; published: Apr. 13th, 2021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onymity and cyberbullying perpetration on undergraduates, as well as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cyberbullying attitude, cognitive empathy and emotional empath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onymity and cyberbullying perpetration. **Methods:** As sample of 1006 under graduates were randomly recruited as participants both online and outline. They were tested with the Cyberbullying Attitudes Measure, Cyberbullying Anonymity questionnaire, Basic Empathy Scale, cyber victim and bullying scale (revised version). **Results:** 1) Cyberbullying perpetration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yberbullying victim, cyberbullying attitudes and anonymity,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cognitive empathy and emotional empathy. 2) Cyberbullying attitudes and anonymity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cyberbullying perpetration, while cognitive empathy has significant nega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cyberbullying perpetration. 3) Cyberbullying attitudes, cognitive empathy and emotional empathy play mediating roles in anonymity and cyberbullying perpetration. **Conclusion:** Anonymity directly affects cyberbullying perpetration, and it can also affect cyberbullying perpetration through cyberbullying attitudes and empathy.

Keywords

Cyberbullying Perpetration, Cyberbullying Attitudes, Anonymity, Empathy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到2020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到9.4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9.37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7%(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0)。随着近年来网络普及率的上升,网络欺凌事件已经成为了人们和学界关注的一个重点。网络欺凌是指个人或团体通过电子或重要媒体反复传递旨在对他人造成伤害或打击的敌意或攻击性信息的任何行为(Tokunaga, 2009)。网络欺凌的主要实现方式有:网络暴力、网络跟踪、人肉搜索、网络谣言、网络性骚扰、网络隐私侵犯与泄露(李扬, 2016)。美国一项研究显示,相当比例的儿童和青少年(20%~40%)曾是网络欺凌的受害者,其中女性和性少数群体的风险似乎更高,施暴者则更有可能是男性(Aboujaoude, Savage et al., 2015)。由于电子平台的性质,似乎比传统欺凌中更容易出现欺凌受害者现象(受害者变成欺凌者或反过来)(Aboujaoude, Savage et al., 2015)。网络欺凌给受害者带来的一系列的负面伤害:抑郁、焦虑、自杀倾向和低自尊等(Kowalski et al., 2014)。相比传统的校园欺凌,网络欺凌的持续时间更久,不受空间和场合的限制;网络欺凌的传播范围也更加广泛;网络欺凌者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匿名性,并且更少对自己行为所造成后果的察觉(Slonje & Smith, 2008)。有研究表明,部分青少年和教师认为网络欺凌比传统欺凌更具威胁性(Sticca & Perren, 2013)。因此,揭示影响网络欺凌行为的因素,从而能够对网络欺凌行为进行干预以降低其发生率和对网络欺凌受害者的影响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匿名被认为是网络欺凌和传统欺凌方式的一个重要差异之一(Barlett, 2015; Barlett & Gentile, 2012; Vandebosch & Van Cleemput, 2008; Wright, 2013),攻击感知匿名性是日后网络欺凌行为的一个重要风险

因素(Barlett, Gentile, & Chew, 2016), 即网络匿名性感知可以预测网络欺凌行为。广义的网络欺凌态度包括人们对网络欺凌行为、网络欺凌受害者和欺凌者的态度。狭义的网络欺凌态度则一般指对网络欺凌行为的态度, 如果不作特别说明, 本研究采用的网络欺凌态度为狭义的网络欺凌态度。Barlett 等学者提出的巴雷特非金泰尔网络欺凌模型(BGCM)假定了积极网络欺凌态度对预测后续网络欺凌行为的重要性。该模型成功验证了匿名感知和物理属性与网络无关的信念预测了网络欺凌态度, 进而预测了随后的网络欺凌行为(Barlett, Chamberlin, & Witkower, 2017)。即网络欺凌态度在匿名感和网络欺凌行为中起中介作用, 目前该模型已经得到了一些跨文化研究的证实(Barlett, Seyfert et al., 2020)。进一步的研究显示, 积极的网络欺凌态度是网络欺凌实施的直接和唯一的前兆(Barlett, 2015; Barlett, Gentile & Chew, 2016; Barlett, Gentile et al., 2018; Barlett, Gentile et al., 2019)。基于此, 本研究假设匿名感和网络欺凌态度可以预测网络欺凌行为, 并且网络欺凌态度在匿名感与网络欺凌行为中起中介作用。

移情(empathy)中文也翻译为同理心、共情等, 是 Titchener 在一百多年前由德语词汇创造而来(Wispe, 1986)。人格与发展障碍的研究表明, 认知移情和情感移情反映了两种不同的移情构念, 认知移情是一种理解他人感受的能力, 与心理理论密切相关(Blair, 2005); 情感移情与情感刺激引发的情感体验有关(Cuff, Brown et al., 2016)。认知移情和情感移情均与网络欺凌态度呈负相关(Chen, Wang et al., 2020), 较高水平的移情与较低水平的网络欺凌有关(Steffgen, König et al., 2011)。网络欺凌行为与较低的移情有关, 这一相关在控制了协变量后依然存在; 但网络欺凌受害行为与移情没有显著差异(Zych, Baldry et al., 2019)。认知移情和情感移情在网络欺凌行为中的作用并不完全相同, Szuster 等人的研究表明, 马上激活的认知移情会降低网络欺凌行为, 但情感移情则没有这种作用(Barlińska, Szuster, & Winiewski, 2015); Ang 等发现情感移情与网络欺凌行为有更强的相关性(Ang, Li, & Seah, 2017)。考虑到认知移情和情感移情在网络欺凌中可能起到的不同作用, 本研究将分别检验认知移情和情感移情对网络欺凌行为的作用, 及它们在匿名性、网络欺凌态度和网络欺凌行为中的链式中介作用。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本研究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在山东某高校采取随机整体抽样的方法抽取 480 名大一至大四学生参与线下研究; 同时通过问卷星平台线上发放, 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向各年级大学生发放 620 份问卷。线上线下共最终获得 1006 份有效问卷, 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91.5%。其中, 男性 508 人, 女性 498 人; 农村 531 人, 城镇 475 人; 独生子女 490 人, 非独生子女 516 人, 平均年龄为 20.13 岁($SD = 1.685$)。

2.2. 工具

1) 人口学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就读年级、户籍所在地(农村/城镇)、是否独生子女以及上网时长等。上网时长是指最近三个月内的日均上网时间, 被试需在 1 小时以下、1~3 小时、3~5 小时、5~8 小时、8 小时以上五个选项中进行选择。

2) 网络欺凌态度问卷采用 Barlett 等人于 2016 年编制的网络欺凌态度测量问卷(CAM) (Barlett, Helmstetter, & Gentile, 2016), 经国内学者陈亮等人修订的本土汉化版(Chen, Wang et al., 2020), 问卷详见附录 1。问卷共 10 个题目, 包括伤害性网络欺凌态度和一般性网络欺凌态度两个维度。问卷采用五点计分法, 从“1 代表完全不同意”到“5 代表完全同意”, 分数越高代表网络欺凌态度越强烈。在本研究中, 问卷整体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1。

3) 网络匿名性测量量表采用吴陈编制的网络匿名性测量量表(吴陈, 2019)。该量表共 6 个题目, 包括技术匿名性、社会匿名性、选择匿名性三个维度。量表采用里五点计分法, 从“1 代表完全不同意”

到“5 代表完全同意”，得分越高代表网络匿名性越高。在本研究中，量表整体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7。

4) 基本移情量表(BES)基本移情量表由 Jolliffe 和 Farrington 编制于 2006 编制(Jolliffe & Farrington, 2006), 共有 20 个题目, 问卷详见附录 3, 分为认知移情和情感移情两个维度。该量表采用五点计分法, 从“1 代表完全不同意”到“5 代表完全同意”，得分越高代表移情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量表整体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0, 认知移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3, 情感移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9。

5) 受网络欺凌量表 Cetin 等人在 2011 年编制的受网络欺凌量表经过尤阳修订后的受网络欺凌行为量表(尤阳, 2013), 该量表共四个部分, 本研究只采用受网络欺凌行为(第一部分)和网络欺凌行为(第三部分)。问卷详见附录 2。其中受网络欺凌行为共 12 个题目, 网络欺凌行为共 8 个题目, 均采用五点计分法, 从“1 代表完全不同意”到“5 代表完全同意”，得分越高代表(受)网络欺凌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网络欺凌行为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9, 受网络欺凌行为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2。

2.3. 统计处理

采用 SPSS24.0 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及回归分析, 采用 Hayes 建立的 SPSS 宏程序 Process 进行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的检验。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素分析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结果显示: 共有 11 个因子特征根大于 1, 第一个因子解释了 23.65% (小于 40%)的变量。因此, 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如表 1 所示, 网络欺凌态度在性别维度上有显著差异(Cohen's $d = 0.32$), 其中男性($M = 1.90$)高于女性($M = 1.64$)。户籍在情感移情($M_{农村} = 3.36, M_{城市} = 3.26, Cohen's d = 0.18$)上存在显著差异, 但差异程度并不大。独生子女与否在匿名性($M_{独生子女} = 2.78, M_{非独生子女} = 2.96, Cohen's d = 0.20$)、认知移情($M_{独生子女} = 3.48, M_{非独生子女} = 3.57, Cohen's d = 0.14$)和受网络欺凌行为($M_{独生子女} = 2.39, M_{非独生子女} = 2.41, Cohen's d = 0.03$)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年龄维度在一般性网络欺凌态度($\eta^2 = 0.06$)、网络欺凌态度($\eta^2 = 0.04$)、认知移情($\eta^2 = 0.05$)和情感移情($\eta^2 = 0.02$)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上网时长维度在一般性网络欺凌态度($\eta^2 = 0.03$)、网络欺凌态度($\eta^2 = 0.01$)、认知移情($\eta^2 = 0.03$)、情感移情($\eta^2 = 0.02$)和网络欺凌行为($\eta^2 = 0.01$)上差异显著。

各变量的皮尔逊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 2, 伤害性网络欺凌态度、一般性网络欺凌态度、网络欺凌态度与其他各变量均呈显著正相关。其中网络欺凌态度与伤害性网络欺凌态度($r = 0.947$)、一般性网络欺凌态度($r = 0.944$)具有极强的正相关, 故在此后的分析中不再区分伤害性网络欺凌态度和一般性网络欺凌态度, 用总体网络欺凌态度进行分析。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difference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of each variable

表 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和差异性统计分析结果

	M	SD	性别 (t 值)	户籍 (t 值)	独生子女与否 (t 值)	年龄 (F 值)	上网时长 (F 值)
伤害性网络态度	1.95	0.88	4.14***	-2.08	0.99	2.51	1.39
一般性网络态度	1.60	0.86	5.77***	-1.88	1.77	6.93***	6.91***

Continued

网络欺凌态度	1.78	0.82	5.23***	-2.10	1.45	4.81***	3.52**
匿名性	2.87	0.95	-2.85	0.11	-2.91***	0.45	2.35
认知移情	3.53	0.72	-8.97	-0.16*	-2.09**	6.12***	7.36***
情感移情	3.31	0.57	-7.11***	2.89*	-3.36	2.54**	5.44***
受网络欺凌行为	2.40	0.94	5.50	-0.83	-0.47*	0.54	0.28
网络欺凌行为	1.98	0.88	6.08	-1.13	-0.03	1.40	3.76**

注: *代表 $P < 0.05$, **代表 $P < 0.01$, ***代表 $P < 0.001$, 下同。

Table 2. Correlation statistical results of each variable

表 2. 各变量相关性统计结果

	1	2	3	4	5	6	7	8
1. 伤害性网络态度	1							
2. 一般性网络态度	0.80**	1						
3. 网络欺凌态度	0.95**	0.94**	1					
4. 匿名性	0.42**	0.28**	0.37**	1				
5. 认知移情	-0.11**	-0.26**	-0.20**	0.35**	1			
6. 情感移情	-0.12**	-0.23**	-0.18**	0.18**	0.48**	1		
7. 受网络欺凌行为	0.45**	0.47**	0.49**	0.34**	0.02	-0.04	1	
8. 网络欺凌行为	0.61**	0.62**	0.65**	0.28**	-0.19**	-0.15**	0.60**	1

3.3. 网络欺凌态度和移情的中介效应

在控制了性别、年龄、上网时长等因素的影响后,以匿名性为自变量,网络欺凌态度、认知移情为中介变量,网络欺凌行为为因变量建立链式中介模型 1;以匿名性为自变量,网络欺凌态度、情感移情为中介变量,网络欺凌行为为因变量建立链式中介模型 2。采用 Hayes 建立的 SPSS 宏程序 Process,选择模型 6 进行多元层次回归分析,控制性别、年龄、上网时长等变量,对网络欺凌和认知移情、情感移情分别进行链式中介作用检验。其结果见表 3。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variable relationship in chain mediation model

表 3. 链式中介模型中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 ²	F	β	t
网络欺凌态度	匿名性	0.37	0.14	162.72***	0.27	12.76***
	匿名性				0.50	16.93***
认知移情	网络欺凌态度	0.50	0.25	169.92***	-0.39	-13.09***
	匿名性				0.29	5.78***
情感移情	网络欺凌态度	0.33	0.11	59.09***	-0.29	-9.06***
	匿名性				0.10	3.35**
网络欺凌行为	网络欺凌态度	0.66	0.44	259.22***	0.60	21.54***
	认知移情				-0.11	-3.90***
	匿名性				0.06	2.16*
网络欺凌行为	网络欺凌态度	0.66	0.43	252.42***	0.62	23.30***
	情感移情				-0.05	-1.90

采用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法重复抽样 5000 次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置信区间为 95%, 结果见表 4、图 1 和表 5、图 2。中介效应结果显示, 模型 1 和模型 2 中各间接效应的 Bootstrap 95% 置信区间不含 0 值, 说明两个模型中的中介变量在匿名性和网络欺凌行为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模型 1 总间接效应为 0.169, 占总效应的 39.30%; 模型 2 的总间接效应为 0.206, 占总效应的 48.8%。

Table 4. The indirect effect values of each path in the chain mediation model 1

表 4. 链式中介模型 1 各路径的间接效应值

路径	间接效应值	置信区间(95%)		SE
		下限	上限	
总间接效应	0.17	0.1199	0.2201	0.025
匿名性 → 网络欺凌态度 → 网络欺凌行为	0.20	0.1654	0.2454	0.020
匿名性 → 认知移情 → 网络欺凌行为	-0.05	-0.0775	-0.0212	0.015
匿名性 → 网络欺凌态度 → 认知移情 → 网络欺凌行为	0.01	0.0061	0.0228	0.004

Table 5. The indirect effect values of each path in chained mediation model 2

表 5. 链式中介模型 2 各路径的间接效应值

路径	间接效应值	置信区间(95%)		SE
		下限	上限	
总间接效应	0.21	0.1644	0.2491	0.022
匿名性 → 网络欺凌态度 → 网络欺凌行为	0.21	0.1753	0.2542	0.020
匿名性 → 情感移情 → 网络欺凌行为	-0.01	-0.0266	-0.0001	0.007
匿名性 → 网络欺凌态度 → 情感移情 → 网络欺凌行为	0.01	0.0001	0.0103	0.003

如图 1、图 2 所示, 匿名性能显著正向预测网络欺凌态度、网络欺凌行为, 网络欺凌态度显著正向预测网络欺凌行为, 网络欺凌态度显著负向预测认知移情和情感移情, 认知移情和情感移情显著负向预测网络欺凌行为。与 Barlett 等学者的网络欺凌模型一致, 本研究的研究结果表明了匿名性可以预测网络欺凌态度, 而网络欺凌态度进一步预测了网络欺凌行为。其中认知移情和情感移情在这个模型中起到了链式中介作用, 移情程度高的人拥有更少的网络欺凌态度和网络欺凌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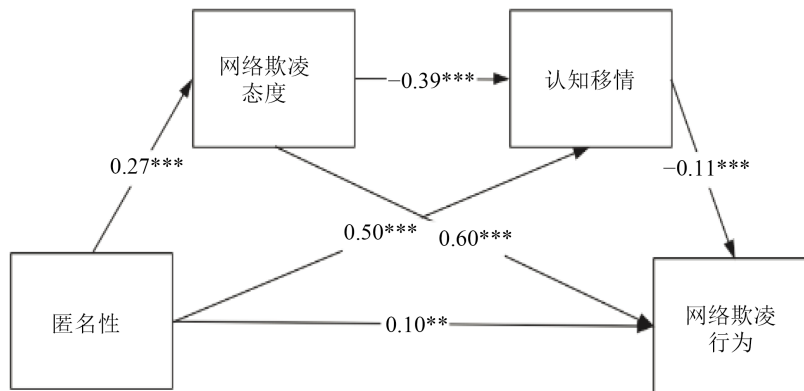


Figure 1. Multimediating effect model 1 Path diagram of anonymity influencing cyberbullying behavior

图 1. 匿名性影响网络欺凌行为的多重中介效应模型 1 路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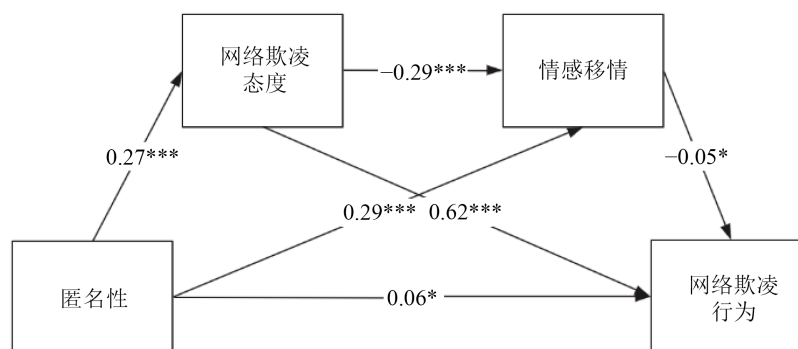


Figure 2. Multimediating effect model 2 Path diagram of anonymity on cyber bullying behavior

图 2. 匿名性影响网络欺凌行为的多重中介效应模型 2 路径图

4. 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匿名性对网络欺凌行为的影响及其背后的机制, 结果发现, 匿名性和网络欺凌态度可以正向预测网络欺凌行为, 认知移情和情感移情负向预测网络欺凌行为, 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 (Steffgen, König et al., 2011; Barlett, Chamberlin, & Witkower, 2017)。根据差异性分析的结果显示, 未发现性别因素在认知移情、情感移情、网络欺凌行为和受网络欺凌行为上的差异性, 这和以往的研究具有不一致性 (Chen, Wang et al., 2020; Boulton, Lloyd et al., 2012)。这可能是由于文化差异性所导致的, 以往相关性分析表明, 除了受网络欺凌行为与认知移情和情感移情的相关性不显著外, 其他变量之间均两两显著相关。其中认知移情和情感移情与网络欺凌态度和网络欺凌行为呈显著负相关, 这表明了移情程度越高网络欺凌态度和网络欺凌行为程度越低。

在控制了大学生的性别、年龄、户籍所在地、独生子女与否、上网时长等人口学统计变量后, 大学生上网匿名性感影响了其网络欺凌行为, 即当大学生感知到自己在网络上的匿名性越高时, 其越可能采取网络欺凌行为。网络欺凌态度在匿名性和网络欺凌行为中起着中介作用, 大学生匿名性感越强会增强其网络欺凌态度, 强烈的网络欺凌态度会增加大学生采取网络欺凌行为的可能性。在这个过程中, 认知移情和情感移情起着链式中介作用。强烈的网络欺凌态度会降低个体的认知移情和情感移情, 而认知移情和情感移情的降低又进一步增加了大学生采取网络欺凌行为的可能性。在本研究中, 认知移情与网络欺凌态度和网络欺凌行为的联系较情感移情更加紧密。在回归模型中, 认知移情能显著正向预测网络欺凌行为, 而情感移情则无法显著预测网络欺凌行为, 这与 Barlińska 等研究结果一致 (Barlińska, Szuster, & Winiewski, 2015; Barlińska, Szuster, & Winiewski, 2018), 认知移情的激活可以降低网络欺凌行为, 但情感移情并没有这种作用。这表明了认知移情和情感移情在网络欺凌行为中的差异性, 认知移情的激活和培养对于降低网络欺凌行为有重要的积极影响。

根据石绪亮等学者的研究结果显示, 有 11.28% 的大学生在过去一年中至少有过 1 次网络被欺凌经历, 且网络欺凌受害者存在着较高的自杀风险 (石绪亮等, 2020), 表明我国大学生受网络欺凌行为的情况较为普遍且后果严重。因此, 找到影响网络欺凌行为的因素, 从源头上治理和减少网络欺凌行为显得重要而迫切。本研究的中介效应分析表明, 网络欺凌态度和移情在匿名性和网络欺凌行为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 尤其是网络欺凌态度对网络欺凌行为的预测能力较强。未来的研究可以考察网络欺凌态度和认知移情与网络欺凌行为的因果关系, 通过行为学实验来探究, 从而为减少大学生网络欺凌行为提供理论依据。

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 只考察了变量之间在一个时间点的关系, 无法验证其动态发展关系和明确的因果关系, 将来可采用纵向研究或交叉研究和行为学实验设计, 进一步探究变量间作用机制。其次本研

究的测量方法均为主观报告的形式, 可能有由于实验者效应和霍桑效应的存在而使报告结果存在一定的偏差, 将来的研究可采用更加客观的方式测量。

5. 结论

大学生上网的匿名感知度越高, 更可能持较积极的网络欺凌态度, 拥有更低的认知移情和情感移情, 从而产生更多的网络欺凌行为。降低大学生的网络匿名感和网络欺凌态度, 提高大学生的认知移情和情感移情水平, 有助于减少大学生网络欺凌行为。

参考文献

- 李扬(2016). *网络欺凌的形成机制及其治理*. 硕士学位论文, 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
- 石绪亮, 朱亚, 张耀倩, 等(2020). 大学生网络受欺凌经历与自杀行为的关系: 睡眠障碍与抑郁症状的链式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8(6), 1125-1129.
- 吴陈(2019). *网络匿名性对消费者非伦理行为形成的影响机制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 武汉理工大学.
- 尤阳(2013). *受网络欺凌行为问卷的修订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 硕士学位论文, 金华: 浙江师范大学.
-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0). 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http://www.gov.cn/xinwen/202009/29/content_5548175.htm
- Aboujaoude, E., Savage, M. W., Starcevic, V. et al. (2015). Cyberbullying: Review of an Old Problem Gone Viral.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57, 10-18. <https://doi.org/10.1016/j.jadohealth.2015.04.011>
- Ang, R. P., Li, X., & Seah, S. L. (2017). The Role of Normative Beliefs about Aggressio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athy and Cyberbullying.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8, 1138-1152. <https://doi.org/10.1177/0022022116678928>
- Barlett, C. P. (2015). Anonymously Hurting Others Online: The Effect of Anonymity on Cyberbullying Frequency. *Psychology of Popular Media Culture*, 4, 70-79. <https://doi.org/10.1037/a0034335>
- Barlett, C. P., & Gentile, D. A. (2012). Attacking Others Online: The Formation of Cyberbullying in Late Adolescence. *Psychology of Popular Media Culture*, 1, 123-135. <https://doi.org/10.1037/a0028113>
- Barlett, C. P., Gentile, D. A., & Chew, C. (2016). Predicting Cyberbullying from Anonymity. *Psychology of Popular Media Culture*, 5, 171-180. <https://doi.org/10.1037/ppm0000055>
- Barlett, C. P., Gentile, D. A., Chng, G. et al. (2018). Social Media Use and Cyberbullying Perpetration: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Violence and Gender*, 5, 191-197. <https://doi.org/10.1089/vio.2017.0047>
- Barlett, C. P., Gentile, D. A., Li, D. et al. (2019). Predicting Cyberbullying Behavior from Attitudes: A 3-Year Longitudinal Cross-Lagged Analysis of Singaporean Youth. *Journal of Media Psychology: Theorie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31, 81-91. <https://doi.org/10.1027/1864-1105/a000231>
- Barlett, C. P., Helmstetter, K., & Gentile, D. A. (2016).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Cyberbullying Attitude Measur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64, 906-913. <https://doi.org/10.1016/j.chb.2016.08.013>
- Barlett, C. P., Seyfert, L. W., Simmers, M. M. et al. (2020). Cross-Cultural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Theoretical Predictors of Cyberbullying Perpetration: Results from a Seven-Country Study. *Aggressive Behavior*, 47, 111-119. <https://doi.org/10.1002/ab.21923>
- Barlett, C., Chamberlin, K., & Witkower, Z. (2017). Predicting Cyberbullying Perpetration in Emerging Adults: A Theoretical Test of the Barlett Gentile Cyberbullying Model. *Aggressive Behavior*, 43, 1-8. <https://doi.org/10.1002/ab.21670>
- Barlińska, J., Szuster, A., & Winiewski, M. (2015). The Role of Short- and Long-Term Cognitive Empathy Activation in Preventing Cyberbystander Reinforcing Cyberbullying Behavior.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18, 241-244. <https://doi.org/10.1089/cyber.2014.0412>
- Barlińska, J., Szuster, A., & Winiewski, M. (2018). Cyberbullying among Adolescent Bystanders: Role of Affective versus Cognitive Empathy in Increasing Prosocial Cyberbystander Behavior.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9, 799.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18.00799>
- Blair, R. J. R. (2005). Responding to the Emotions of Others: Dissociating Forms of Empathy through the Study of Typical and Psychiatric Populations.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14, 698-718. <https://doi.org/10.1016/j.concog.2005.06.004>
- Boulton, M., Lloyd, J., Down, J. et al. (2012). Predicting Undergraduates' Self-Reported Engagement in Traditional and Cyberbullying from Attitudes.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15, 141-147. <https://doi.org/10.1089/cyber.2011.0369>

- Chen, L., Wang, Y. D., Yang, H. Z. et al. (2020). Emotional Warmth and Cyberbullying Perpetration Attitudes in College Students: Mediation of Trait Gratitude and Empathy. *PLoS ONE*, *15*, e0235477.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35477>
- Cuff, B. M. P., Brown, S. J., Taylor, L. et al. (2016). Empathy: A Review of the Concept. *Emotion Review*, *8*, 144-153. <https://doi.org/10.1177/1754073914558466>
- Jolliffe, D., & Farrington, D. P. (2006).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Basic Empathy Scale.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9*, 589-611. <https://doi.org/10.1016/j.adolescence.2005.08.010>
- Kowalski, R. M., Giumetti, G. W., Schroeder, A. N. et al. (2014). Bullying in the Digital Age: A Critical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Cyberbullying Research among Yout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40*, 1073-1137. <https://doi.org/10.1037/a0035618>
- Slonje, R., & Smith, P. K. (2008). Cyberbullying: Another Main Type of Bullying?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49*, 147-154. <https://doi.org/10.1111/j.1467-9450.2007.00611.x>
- Steffgen, G., König, A., Pfetsch, J. et al. (2011). Are Cyberbullies Less Empathic? Adolescents' Cyberbullying Behavior and Empathic Responsiveness.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14*, 643-648. <https://doi.org/10.1089/cyber.2010.0445>
- Sticca, F., & Perren, S. (2013). Is Cyberbullying Worse than Traditional Bullying? Examining the Differential Roles of Medium, Publicity, and Anonymity for the Perceived Severity of Bullying.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2*, 739-750. <https://doi.org/10.1007/s10964-012-9867-3>
- Tokunaga, R. S. (2009). Following You Home from School: A Critical Review and Synthesis of Research on Cyberbullying Victimization.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6*, 277-287. <https://doi.org/10.1016/j.chb.2009.11.014>
- Vandebosch, H., & Van Cleemput, K. (2008). Defining Cyberbullying: A Qualitative Research into the Perceptions of Youngsters. *Cyberpsychology & Behavior: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Multimedia and Virtual Reality on Behavior and Society*, *11*, 499-503. <https://doi.org/10.1089/cpb.2007.0042>
- Wispe, L. (1986).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Sympathy and Empathy: To Call Forth a Concept, a Word Is Needed.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0*, 314-321.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50.2.314>
- Wright, M. F. (201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oung Adults' Beliefs about Anonymity and Subsequent Cyber Aggression.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16*, 858-862. <https://doi.org/10.1089/cyber.2013.0009>
- Zych, I., Baldry, A. C., Farrington, D. P. et al. (2019). Are Children Involved in Cyberbullying Low on Empathy?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Research on Empathy versus Different Cyberbullying Roles.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45*, 83-97. <https://doi.org/10.1016/j.avb.2018.03.004>

附录 1. 网络欺凌态度和匿名性量表

	完全不同意	基本不同意	不确定	基本同意	完全同意
1.如果有人冤枉我,最好的方式是在网上攻击他们,而不是直接进行人身攻击。	1	2	3	4	5
2.通过在网上发表不良评论对其他人进行取乐,对我来说很有趣。	1	2	3	4	5
3.向他人发送不良的在线信息/帖子是可以的。	1	2	3	4	5
4.在网上攻击那些应该受到惩罚的人,会让我感觉很好。	1	2	3	4	5
5.我会毫无保留的使用网络科技伤害那些应该受到惩罚的人。	1	2	3	4	5
6.通过电子媒体伤害他人是可以接受的。	1	2	3	4	5
7.学校/大学规则在制止网络欺凌方面是无效果的。	1	2	3	4	5
8.向他人发送垃圾电子信息比面对面的攻击伤害少。	1	2	3	4	5
9.在网上攻击他人是无可非议的。	1	2	3	4	5
10.因为我在网上不和别人视频交流,所以我觉得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即使是刻薄的或不良的语言。	1	2	3	4	5
11.在网络中,人们无法判断我信息的真假。	1	2	3	4	5
12.我难以判断网络中他人的信息是否属实。	1	2	3	4	5
13.根据我在网络上的信息,人们无法找到真实生活中的我。	1	2	3	4	5
14.当我与他在现实生活中相遇时,他人无法判断我是否是网络中的某个人。	1	2	3	4	5
15.我能够控制我在网络中的信息暴露程度。	1	2	3	4	5
16.我倾向于在网络中尽量隐藏自己的真实信息。	1	2	3	4	5

附录 2. 受网络欺凌量表

	非常不符合	基本不符合	不确定	基本符合	非常符合
1.在网络上曾有人说过我的坏话或传播我的谣言。	1	2	3	4	5
2.在网络上曾有人针对我使用攻击性或伤害性的话语。	1	2	3	4	5
3.在网络上曾有人对我的资料、日志,以及发言发表攻击性的评论。	1	2	3	4	5
4.在网络上曾有人说过一些话使我难堪。	1	2	3	4	5
5.在网络上曾有人对我使用过侮辱或不雅的言词。	1	2	3	4	5
6.在网络上曾有人匿名来骚扰我。	1	2	3	4	5
7.在网络上曾有人匿名进入我的个人主页。	1	2	3	4	5
8.曾有人通过邮箱给我发过中毒的文件或图片。	1	2	3	4	5
9.在网络上曾有人未经我的同意就分享或使用我的私人照片或视频。	1	2	3	4	5
10.在网络上曾有人以让我不快的方式修改我的照片。	1	2	3	4	5
11.在网络上曾有人拿关于性的话题或图片跟我开恶意的玩笑。	1	2	3	4	5
12.曾有人试图对我进行网络诈骗。	1	2	3	4	5
13.跟朋友吵架后,生气后会上网骂朋友不雅的文字。	1	2	3	4	5
14.在网络上遇到人家骂我,我也会骂回去。	1	2	3	4	5
15.如果看到可以窥探别人隐私的软件,会想要使用并主动下载。	1	2	3	4	5

Continued

16.会想知道朋友于网络交谈什么, 使用他的账号密码。	1	2	3	4	5
17.在网络上与他人交谈, 不顺己意, 会用不雅的文字骂他。	1	2	3	4	5
18.在网络上看到某人对自己不好的言词, 也会回复他不好的话。	1	2	3	4	5
19.在聊天软件或网站与他人一言不合, 会跟人家吵到赢为止。	1	2	3	4	5
20.如果被人家传不雅的照片, 也会想办法传别人不雅的照片。	1	2	3	4	5

附录 3. 基本移情量表

	完全不同意	基本不同意	不确定	基本同意	完全同意
1.朋友的情绪很难影响到我。	1	2	3	4	5
2.当和情绪低落的朋友相处之后, 我通常会感到悲伤。	1	2	3	4	5
3.当朋友表现优异并取得成绩时, 我能够体会到他/她的喜悦。	1	2	3	4	5
4.看到恐怖片中的一些镜头时, 我会感到害怕。	1	2	3	4	5
5.我很容易受到别人的情绪影响。	1	2	3	4	5
6.当朋友感到害怕时, 我很难察觉到。	1	2	3	4	5
7.当看到他人哭泣时, 我不会难过。	1	2	3	4	5
8.他人的情绪根本不会干扰到我。	1	2	3	4	5
9.当有人心情低落时, 我通常能够理解他们的感受。	1	2	3	4	5
10.当朋友感到害怕时, 我通常可以察觉到。	1	2	3	4	5
11.当我看到电视或电影中悲伤的情节时, 我常常会随之而难过。	1	2	3	4	5
12.在人们告诉我感受之前, 我常常可以察觉到他们的情绪。	1	2	3	4	5
13.当看到一个被激怒的人时, 我的情绪不会受到影响。	1	2	3	4	5
14.当他人高兴时, 我通常能够察觉到。	1	2	3	4	5
15.当和感到害怕的朋友在一起时, 我往往也会感到害怕。	1	2	3	4	5
16.当朋友生气时, 我通常能很快察觉到。	1	2	3	4	5
17.我常常被朋友的情绪所影响。	1	2	3	4	5
18.朋友低落的情绪, 不会对我产生任何影响。	1	2	3	4	5
19.我通常不能察觉到朋友的情绪。	1	2	3	4	5
20.当朋友感到高兴时, 我通常很难察觉到。	1	2	3	4	5